

後漢書集解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後漢書六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嗜

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猶

維人生厚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

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夫

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

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是已聖人導

反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是已聖人導

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

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而猶假仁叔末

濟功舉

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所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

求者

褫猶奪也音直紙反所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

人是微對曰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陵此

強梁褫氣也

又晉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曰

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

有命何其速也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此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

為所臺解情也

並見左傳霸德既衰狙詐萌起狙音七余反廣雅

曰狙獮猴也

以其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

多詐故比之也

彊者曰決勝為雄弱者曰詐劣受屈至有畫半

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

金百鎰見史

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

記及戰國策

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曰升卿相史記曰楚惠

之鄙細人也

今仕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雎蔡澤之類集解

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又

高誘淮南子注云楚爵功臣賜以圭

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釣利

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珪古文圭

士之飾巧馳辯曰要能釣利

者不期而景從矣

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作謀以釣利於秦也賈

誼過秦曰羸糧而景從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

是作詐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

仗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

心四豪謂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輕死重氣

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爲任

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

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

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同己者朋黨之異己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同門妬道眞至王莽

集解惠棟曰協當作挾古字通黃瓊傳黃門協邪是也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綈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

勝薛方郭欽將謂之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

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達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

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駁公卿

集解惠棟曰說文覈實也考裁量執政姦

直之風於斯行矣

姦恨也音刑鼎反集解惠棟曰離騷經云夫上

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若范滂張

官本考證曰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孟子無此文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

初委反集解通鑑胡注揣度也量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

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

音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集解杭世駿曰讀者多以為唯諾之辭非也此王公守相答箋啟符牒之

文如人主之制惠士奇曰諾猶今施行謂之畫諾六朝有風南陽尾諾王充論衡云曹下案目然後可諾然則畫諾天子亦然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

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

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

旺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

陽安眾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

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

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冠猶集解錢大昕曰案何顒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蔚宗避家諱故

郭泰不書名並偉節亦字之岑旺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亦

因郭而及朱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

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韓無忌號公族穆子見

左氏傳集解惠棟曰案公族進階魏齊卿皆見郭泰別傳傳中所

載皆書字以進階為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勃扶風魏齊

海公族進階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此其證也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

危言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集解惠棟曰劉寬

碑陰門生名曰魏傑字齊卿扶風杜陽人官皮氏長又鄭注論語云危高也自公卿曰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集解惠棟曰翼奉風角書云春甲寅

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有大赦期在六遂教子殺人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為司隸非尹也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集解

惠棟曰裴驥云捕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曰方伎交通宦官

帝亦頗諱其占集解錢大昕曰諱當作訊詩訊之占夢訊問也古書訊諱二字多相亂然訊訓問諱訓告音義全別

詩歌以訊之莫肯用訊皆諱之謫此又誤訊為諱成弟子牢修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牢順續漢志作牢川因

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其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

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其通逃不獲懸千金以購

之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諡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

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

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其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

榜同古字通集解通鑑胡注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

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勝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商容閭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也標榜義取諸此指天下名士

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集解惠棟曰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云語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杜密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良輔杜周甫

王暢劉祐集解惠棟曰語曰魏朗天下忠平魏少英趙典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

曰天下才朱寓集解惠棟曰語曰天下冰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

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范滂有劉儒尹勳蔡衍羊

陟為八顧顧者言能曰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

范康集解錢大昕曰荀淑植敷集解惠棟曰本傳及韓敫碑皆作敷三君八俊錄云語曰海內通士

檀文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

集解惠棟曰語曰張邈集解惠棟曰語曰王考海內依怙王文祖

劉儒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胡母班秦周棟曰語

日海內貞蕃嚮王章爲八厨蕃姓也音皮集解顧炎武曰蕃音皮

爲婆遂讀蕃爲毗矣胡三省以爲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厨者言

亦非三君八俊錄云海內修整蕃嘉景海內賢智王伯義厨者言

能目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曰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公緒姓也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

願也朱楷田榮疏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

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惠棟曰英雄記云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

也又鄭康成禮記注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程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

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音五條反廣雅曰

睚裂也眦音才賜反前書音義曰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

集解惠棟曰袁紀鸞上書云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

獄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

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

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

集解惠棟曰丁度云轎輦載囚車通作檻送

槐里獄掠殺之

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掠笞也劉熙釋名云槌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大暴於豺狼也通鑑胡

注掠音亮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

官禁錮爰及五屬

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 years 上祿長和海

上祿縣屬武都

郡今成州縣也集解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浮和姓本自義和上
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祗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

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覽而悟之黨

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

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

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集解何焯曰

並告儉故云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集解王

成於二人黨之禍激於權奄恣爲盜藉刑賞負亂國隨以傾備始漢季而白

馬東林覆車頻仍范序涕泣而道垂戒百世治國聞者尙其鑒諸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

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

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

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儀一作義三君入俊錄云海內賢智王伯義又禁邕王子

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者水經注引作王璋然則璋當作

章儀當作義義同誼與儀異錢大昕曰漢以太常廷尉尉光祿

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

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國志書太常廷尉尉宗正等從無繫以

卿字者此傳少府卿當衍卿字漢有衛尉卿衡方碑及位行並不

韓敕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

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為從事實武傳尚書朱寓徵廬江太

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為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

陵范史亦略之第著為沛人而止無怪趙典之傳于前而忘于後

也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云寓一名詡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

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云桓帝時遭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

難無後三君入俊錄云寓字季陵

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

後漢書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

皆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人且下

卷郭泰傳卽云太常趙典舉泰有道則八俊中著名者李杜王趙爲最范史何憤憤耶又崑山顧氏謂有兩趙典蓋因典傳言病卒而注引謝承書下獄自殺故疑有兩人然考王暢傳一言卒于家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書八俊趙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頗多不必爲之曲解也又有見趙仲經相好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日錄有兩人但無與典實名而見趙仲經相好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此之誤乎又典無可與舍矣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

永興二年司徒种暲舉淑賢良方正辭曰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

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集解〕

臺曰書鈔五十六謝承書云對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策十二科爲天下諸儒之表〔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周壽昌曰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

多事皆效驗再遷尙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

郎將上疏曰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曰淑

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淑爲侍中朝夕建

議竭忠于朝補正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時爲太尉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父

益趙國相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修生諒諒字世益趙國相生膺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

亢高唯

召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

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青州凡六郡惟陳仲舉爲

樂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望如此

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曰

母老乞不之官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

廷舉能理劇

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

甚憚懾

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瘕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召公事免官還居

綸氏敎授常千人

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

受陵後已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

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

荀爽

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集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

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

給酒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永壽二年鮮卑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集解惠棟曰袁紀天子

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

能遷度遼將軍也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

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涸軒有奇巧乃載之曰歸

涸軒廁屋集解惠棟

曰劉熙釋名云廁或曰涸言涸濁也或曰軒前有狀似殿軒也

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農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寶於楚昭奚恤莅曰羣賢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

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恐僥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繼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素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攝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

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曰四臣

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

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曰法

陳

也集解惠棟曰呂覽仲春紀云無肆掠高誘云肆極也

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

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

出之境公問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今膺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等投身疆禦舉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

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

功忘失是已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

千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

為冀州刺史

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

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

吉甫征伐蠻狁今特征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順帝時討長沙武陵蠻夷有功故以比之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君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捕寶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
謂祐奏梁冀弟昱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唯仲

山甫柔亦不如剛亦不
吐不侮解莫不畏遷解臍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蠹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曰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

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乞原臍等曰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陽翟令張與又臍為

河南尹時考殺之也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臍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集解通鑑胡注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臍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臍入殿御親臨軒詰曰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年詔

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朔為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臍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

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

可知矣何休注云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

歸之于者決辭也張輔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集解

日袁紀作二句私懼曰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勉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願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

時朝廷日亂綱紀積陋膺獨持風裁曰聲名自高裁音才代反集

傳云膺恒以疾不送迎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也以魚爲喻

賓客二十日乃一通也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

險不通魚龍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

則爲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

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豈有

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策解惠棟曰

也題所予者官號也周禮司刑詔刑罰鄭玄云詔刑罰帝愈怒遂

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平署猶平奏也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

請帝曰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

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爲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

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曰全亂世爲書貽曰久

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曰爲歲論語曰既趨而過庭子曰

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知曰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子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

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鼎臣即陳蕃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

與曰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

解惠棟曰繫下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彖傳曰中正以觀天下

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大人謂五天子貞觀二

五君臣同道則臣得利見故曰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爲日坤爲地日之初出虹

蜺揚輝奔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奔和謂奔君子同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曰大人休否休否謂休廢而否塞巢經惠棟

曰九家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私居正以否絕故曰休否

智者見險投已遠害

見險難故投身以遠

害也易曰君子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巢經惠棟曰雖彖傳云蹇難也陰在前也見陰而能止知矣哉

雖墮人望內

合私願也

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

毛萇詩注曰衡

門橫木為門

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

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曰膺為長樂少

府及陳寶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曰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晉侯怒謂羊舌肸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辭何辱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

集解惠棟

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為沅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計吏守關

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願師事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武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一而卒為膺門徒而未有錄

牒故不及於譴殺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曰漏奪名

籍苟安而已集解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惠棟曰續漢書作漏脫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瓚作珪集解

子瓚瓚瑾瑾字叔瑜東平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

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

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夫謂之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集解惠棟曰鄭玄別傳

史第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

五元密每至郡縣多所陳說

賡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

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集解先謙曰官本林作公卿多舉

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兒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

無聲集解惠棟曰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

謂之寒蟬方言曰蟪蛄謂之寒蟬寒蟬瘖蟬也風俗通密對昱曰劉

勝位故大夫俯伏甚於鼃蟬冷益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行

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

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集解惠棟曰

云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晏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

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楚坐謝

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頗之厚博而俗矣王補曰王厚齋攷史

云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

伯松龍伯高也制

行者宜知所擇

後桓帝徵拜尙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

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前有李固

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

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肩緒代有名位少

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授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集解先謙曰安國今保定府祁州南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

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祐有才

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每有奏決於口筆爲羣僚所伏

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

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

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

再遷延熹四

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

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

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累氣屏息也集解通鑑胡注固障固也惠棟曰案固與銅同隗囂傳規固

山澤西羌傳規固二榆亦此義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

集解惠棟曰科品謂科條品制也安帝元

初元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條也

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

召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

廷皆屬意於祐曰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

而稱焉

三讓解見和帝紀

延陵高揖華夏仰風

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

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

遠緩字伯玉甯子名俞並衛大

夫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微妙玄通沖而不

盈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蔑三光之明未暇曰天下

為事何其劬與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曰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集解惠棟

曰法言云年彌高而德彌劬者是孔子之徒歟靈帝初陳蕃輔政曰祐為河南尹及蕃敗

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度尚

傳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

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授五經

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

弟為相國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厲

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

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

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再昇紫微書謫禁省不屈豪右為

百僚所服

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僮容

惠棟曰謝承書云朗動有禮序室

後竇武等誅朗曰黨被急徵行

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爲牛渚圻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朗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

子三

卷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

皆富植集解先謙曰官本植作施是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並

門也集解惠棟曰案高士傳高氏名儉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集解

曰高士傳云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陶宏景云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應辟書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馥雖不交

時宦然曰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

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

呂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爲冶家傭

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練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

涅陽縣屬南陽郡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淫陽魏郡鄴縣有釜水或是淫水之陽案漢末林

慮鄴縣皆屬魏郡馥入林慮山靜追之淫陽市中爲得其實

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已守道疾惡

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已底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已禍

見追也

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弟奈何載禍相餉乎係從袁紀而改也爲乎

明旦別去

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後

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黨禁未解而卒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反乃得馥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

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集解先謙曰今南陽府鎮

平縣東南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

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

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

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鹽山縣東南

初察孝廉歷愼令員上長

愼縣屬汝南郡員上縣屬清河郡

皆曰郡守非其人辭

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曰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征羌解見來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集解惠棟曰劉孝標案張璠

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汝南無伊陽或細陽之誤也先謙曰征羌注見公主傳

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也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滂舉孝廉爲光祿

主事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曰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

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

版笏也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滂執版

入閤至坐蕃不尊滂版滂投版振衣而去

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曰公

禮格之

格正也

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

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街枚集解蘇輿曰此與蔡邕傳熹平五年制書令三公謠言奏事爲兩事彼議旋而寢息此令三府掾屬特具文而已故滂所劾被責於尙書也王補曰彼令三公此令掾屬觀注引漢官儀甚明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

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

爲民害豈曰汙簡札哉間曰會曰迫促

集解通鑑胡注會曰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左傳曰爲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忠臣除姦王道曰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

不能詰滂覩時方艱

集解王補曰袁紀艱下有難字

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

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

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曰頌請資資

用為吏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

清裁猶曰利刃齒腐朽裁音才載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

止郡中中人曰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曰為范黨後牢修誣

言鉤黨也鉤引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集解

惠棟曰摯虞集記云故事祀皋陶于廷尉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曰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格撈拏也遂與同郡袁忠

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曰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

塔下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餘人在前或對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也

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集解王曾汾曰

案江寧顧氏本作不惟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而共造部黨自知廢舉評

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曰情對不得隱飾滂對

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曰為黨甫曰卿

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集解劉放曰見則案文當

作則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集解劉放曰案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史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甫愍

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木在足曰桎在手曰

詔受幾威威滂曰曾為北郡督郵汝陽有部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

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向書曰同囚鄉人殷

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集解惠棟曰案袁紀陶

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

益盛由是顯名歷辭辟命或云陶字仲子周斐汝南先賢傳云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遂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

之滂願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

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

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討欒黶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尙

書曰自功曰伐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

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

傳驛舍也音知戀反

滂聞之曰必爲我

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言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

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已供養

仲博滂弟也

滂從龍舒君

歸黃泉

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
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矩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

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李膺

杜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汙塗跨騰風雲也集
解惠棟曰膺以弛刑徒再遷爲司隸校

尉蘊義生風已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諸本同王會汾云案易無此文

激素行已恥威權立廉尚已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

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
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陸爲司徒兄頌爲太尉

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已地執尚人州郡連辟察孝

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勦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集解蘇輿曰尹勳既自有傳不當附見劉瑜傳中又彼云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都鄉侯彼作宜陽鄉侯互相違謚此范氏疏處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曰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爲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輪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已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

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卽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

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家世衣

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會固被誅陟已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

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

張顓司徒樊陵

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陵爲太尉非司徒

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

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曰前太尉

劉寵司隸校尉許永

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作永考證曰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先謙案毛本並不作

冰不知所據何本

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棻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

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

豪右京師憚之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六謝承書云陟下車禁絕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

者旌表異行

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咸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召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

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遇絕章

表並不得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及苑康傳皆云儉殺覽母此云覽遇絕章表並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

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通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

罪惡為覽遮截不得上也周壽昌曰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

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

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恐於情事不合當

以此傳所言為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

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

亂郡國復不得進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

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

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集解通鑑胡注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王幼學云窘迫

之中見門即投歸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

而止宿求隱匿也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集解錢大昕曰胡注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

衍惠棟曰袁紀督郵毛欽案外黃屬陳留或欽是外黃人衍令字耳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

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逋伯玉恥獨為

君子

集解蘇輿曰此語亦見王暢傳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

日載其半矣

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集解周壽昌曰公沙穆傳穆為縉相稱縉侯曰明侯明侯猶明公也

與此明府稱

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

集解惠棟曰袁紀篤明廷相似

家遂入漁陽出塞呂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呂十數宗親並殄滅郡

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

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

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其之賴其存者呂百數建安初徵為衛

尉不得已而起

集解惠棟曰孔融衛尉碑州率爭命辟皆不就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

十四

論曰昔魏齊遠死虞卿解印

遠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秦為昭王相昭王

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

見虞卿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

聞之疑後乃出迎齊聞信陵初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

疑遂自刎趙王持其頭遺秦也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

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

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而張儉見怒時

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王顓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

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曰區區一掌而欲

獨煙江河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暉音質父豫為南郡太守

集解官本考證曰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惠棟曰世系云岑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
曰貪叨誅死方言曰誅叨殘也

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曰有道見徵賓客滿門曰匪非

良家子不肯見匪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

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匪有高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匪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覽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陽稱其有幹國器集解先謙曰官本陽作暢

是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

車集解惠棟曰李善音津司馬光音即忍切案馮緄碑作晉欲振威嚴聞匪高名請為功曹又

曰張牧為中賊曹吏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瑨委心匪牧褒善糾違

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集解惠棟曰陳蕃傳作汜徐天麟引考異當從汎又案謝承書作張子禁

則汎字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曰賂遺中官曰

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執縱橫匪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

赦匪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

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瑁下獄死璠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璠逃于江夏山中徙居吳郡生亮伯亮伯生軻

吳會稽鄞陽太守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

集解

惠棟曰謝承書云翔遷太守寬猛俱濟

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

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璠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已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

臣賢

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卽安國孫世習尙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
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
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卿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有御史孔朗
元世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有故尙書孔立元世立卽朗也孔氏譜
載朗爲孔子十九世孫實刻叢編云漢御史孔朗碑熹平元年立
在家前孔子十九世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洛陽令見闕里記
今傳云七世祖霸則昱爲二十世孫又昱未嘗爲御史尙書似有
闕誤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朗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三君入俊錄云昱字世元

自霸至昱爵位相

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家學尙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

卽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集解惠棟曰魯國先賢傳云朗爲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得私書皆投

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己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眞勃海重合人也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集解惠棟曰范當作苑先謙曰重合今

武陵府樂陵縣西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

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

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還之集解先謙曰遠蓋追之譌是時山陽張儉殺常

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聞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

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

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于家集解惠棟曰後魏地

縣有苑康冢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兗州縣集解惠棟曰鄭元二

有檀氏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

不就集解惠棟曰案韓敕碑陰敷嘗為大將軍掾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

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

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曰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

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華縣集解注文臺曰類聚九十二謝承書云廣漢劉儒

字叔林御覽九百七十九百二十事類賦注二十三類聚九十二謝

書云儒爲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於牀下是叔林廣

漢人而官東郡與范史不同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

先謙曰今莘縣仍治陽平

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察孝廉舉高

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

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

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

集解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彪怒

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

後漢書六十七

三

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
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
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集解通鑑胡注彪潁川人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

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曰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是岑晊曰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

公孝曰要君致聲自

遺其咎

集解惠棟曰君謂成瑨也

吾曰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

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曰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

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集解惠棟曰：顯別傳云：顯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顯。顯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為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友人

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顯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顯感其

義，為復讐曰：頭醜，其墓醜祭醜也。及陳蕃、李膺之敗，顯曰：與蕃膺

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

荆豫之域。集解劉放曰：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

屬荆袁紹募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子曰有胥附

走子曰有禦侮毛萇注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顯常私入洛

陽。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顯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

己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集解王補

曰：黨錮諸公意存矯枉，夏馥賈彪較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

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顯曰：為長史，託病不

就。集解惠棟曰：漢末名士錄云：顯由北軍中候遷長史也。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

卓會爽薨顯已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

集解王補曰諸史無言荀爽圖卓者惟見爽本

傳及何顯傳殆由或作僞以欺耳曰范史摭而錄之耳袁紀言是時忠正者慷慨懷道者深默爽解禍於董卓之朝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或蓋病此獨計以爲詭稱圖卓可解當世之議然無可附以市重而取信於時者惟爽爲顯等所薦拔又與王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殺卓爲時矜頌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孰與明其詐此飲藥以蓋謀篡之智也既而并致顯屍葬爽冢傍謂合志同穴更足證成其事其虛僞益不可掩矣史通謂八龍初之目出於家傳徵彼虛譽定爲實錄何與是非其有見於斯乎初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已嘉之嘗稱

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尙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

而葬之爽冢傍

集解劉攽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顯屍又葬冢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王補曰袁紀顯與荀攸

鄭太仲幘謀卓事垂就而發覺收攸顯繫獄顯憂慙自殺本書鄭

太傅亦言太與顯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而顯本傳獨言與

荀爽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它事爲卓所繫與諸書異蓋允

手正董卓之誅爽既死而被虛美均不可言事洩因謂顯爲他事

所繫耳事涉虛僞諸多違反故通鑑不載顯死考異於攸與太

之謀并疑魏志並列顯及伍瓊爲誤殆覺其詐耳先謙曰官本冢

上多一之字

贊曰渭呂涇濁玉曰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音歷說文曰礫小石也言渭以涇

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

蘭猶無

並銷長相傾

曰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

老子曰高下相傾也集解

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七技補

黨錮列傳宏農成瑨但坐嘯注盤刃境界柳從辰曰注刃應作宗平即互字官本亦誤

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案資即宗承之父侯康曰世說方正篇注引楚國先賢傳宗承字世林南

陽安眾入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

問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

乃伺承起往要之促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

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

帝平冀州從至鄭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御覽三十七引宋躬孝子傳宗承父

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高五

尺松生焉拂從辰曰一統志資墓在今南陽縣東北

不畏強禦陳仲舉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袁山松書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又羣輔錄作天下

義府陳仲舉

李膺為河南尹集解惠棟曰考異云膺時為司隸非尹也侯康曰通鑑繫

張成事于延熹九年靈紀於是年載司隸校尉李膺等下獄故

成推占當赦命子殺人實在八年三月前八年二月河南尹鄧萬世下獄死膺卽代之其治張成必在是時通鑑敘此事於九年爲黨禍緣起則可竟謂爲九年事而改尹爲司隸則誤矣補注從之非是案延熹九年無赦膺按張成教子殺人事故不當在九年侯說是也惟膺之官河南尹究在何年雖不能定而按張成事則必不在八年蓋據膺本傳延熹二年徵再還河南尹表按羊元羣罪反坐輪作左校就再遷言似官河南尹本距二年不遠至輪作左校則已在八年春故應奉上疏理膺等云白春迄冬不蒙降恕而陳蕃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讓曰臣不如施刑徒李膺可知其爲八年春也卽使膺八年二月代鄧萬世爲河南尹三月輪作左校亦因按羊元羣事非因按張成事也據桓紀延熹二年以後四年六月及六年三月皆嘗更赦膺九年以黨事下獄由牢修之誣告范史推原禍本謂仍因前按張成事者以修爲成弟子耳實則其事固不當在九年抑不必在八年四年六年均可也刑職職左校本傳及陳蕃傳皆謂膺河南尹刑南所難解者膺之輪作左校本傳及陳蕃傳皆謂膺河南尹焉總傳則謂膺司隸校尉本傳有復拜司隸校尉之文是前本嘗爲是官矣如按張成事在四年六年膺爲河南尹時而輪作左校時膺亦官河南尹是亦再爲也否則中間如劉祐杜密羊陟梁不疑鄧萬世等皆嘗官河南尹膺豈能久守是官哉此則范書之疏繆不能曲爲之諱者也

皆惡金構募

官本構作購是

賢武劉淑陳蕃為三君

侯康曰世說品藻篇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蔡伯喈評

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送槐里獄掠殺之

柳從辰曰袁紀鸞案市時年九十本郡問其無辜今案作案市與掠殺異

上祿長和海注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

今階州成縣西南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注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

東北

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六十里城與成通郡國志東萊有曲成侯國

集解惠棟曰璋一作章

至義同誼與儀異

柳從辰曰羣輔錄章又作商案上文王章為八厨字本作章此又作璋必有一誤惠氏定

以作章為正字商之篆文亦惟與章相近當亦章之誤也至故書儀通作義迭見周禮音訓書之父義和鄭讀義為儀春秋之

邾儀父前書引作邾義父似不必多為之辨

朱寓沛人集解洪亮吉曰

至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寓為司隸校尉柳從辰曰袁紀

奏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賊罪上詔安盛廷尉治安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馮寵干紀瀆貨害政

唯趙典名見而已集解洪亮吉曰

至天下英才趙仲經豈名同者

復字同耶

案趙典之辨已詳前趙典傳范書於黨錮傳疏外尤甚此聚訟之所以滋多也侯康曰惠氏補注引三君

八俊錄未備不知其去取之意安在今取惠氏所未收者以羣

輔錄之文詳著於下天下忠誠賈游平武天下德宏劉仲承

天下和雍郭林宗勃天下幕侍夏子治頤天下英藩尹伯元

天下清苦羊嗣祖祥天下堆金劉叔林初海天下雅志蔡孟喜

天下臥虎巴恭祖紀天下通儒宗孝初海內貴珍陳子鱗

海內忠實張元節海內奢誇范孟博海內才珍孔梁人

海內彬彬范仲真海內珍好岑公孝海內所稱劉景升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

劉淑傳永興二年司徒種鬻舉淑賢良方正至對策為天下第一

錢大昭曰種鬻為司徒在延熹四五年非永興時傳謨柳從辰曰袁紀載延熹八年詔舉賢良方正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驚盈則澤不下流由是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民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今案永興二年及延熹八年桓紀皆有詔舉賢良方正事然得於延熹六年既以司徒薨於位則八年當然無舉淑之事淑是時距下獄不過三四年必已官至侍中中郎將矣是袁紀之說不能合也然則傳書永興二年固不誤是時屬蓋向

官大司農而傳
誤爲司徒耳

李膺傳膺性簡亢

侯康曰世說賞譽篇世目李元禮譔謾如勁松下風注引李氏家傳云膺岳時淵清峻貌貴重

華夏稱曰李府君額額如玉山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

侯康曰商芸小說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

下共通

爭之注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

今地見張霸傳及陳實傳校補綸輪

其見慕如此

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七引袁子正書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

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昭美恤蒞曰羣賢注新序曰

至未可謀也

柳從辰曰注太宰子方今新序作太宗子敖獵

理亂之遺風今新序獵作攝案宰作宗今本之誤獵攝亦音近而譌

齊威王答曰四臣注吾臣有盼子者

官本注盼作盼

從者七千餘家

官本注千

作十誤

緄前討荆蠻

官本荆蠻作蠻荆

名爲登龍門注薄集龍門下

柳從辰曰御覽九百三十引無薄字案蒲集猶迫集

弃和取同注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官本注無此十六字

乃詣詔獄考死

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膺墓在今襄城縣蔣祠鋪東

杜密傳自同寒蟬集解惠棟曰

至無能往來此罪人也

柳從辰曰爾雅蛭寒

蟬注寒蟬也似蟬而小色青案寒蟬與寒蟬本自有別蟬本鳴者也寒則不鳴者郭璞方注云爾雅以蛭爲寒蟬月台亦曰寒

蟬鳴知寒蟬非瘡者也寒蟬蟬鳴本不能正言語非並不能作聲音也然泥瘡字人之病瘡者亦但

據此可知月令之寒蟬蟬鳴本有作寒蟬鳴者今爾雅郭注蛭寒蟬下引月令作寒蟬蟬鳴亦後人妄改之失郭本引月令之寒蟬

以說爾雅之寒蟬蟬其字必不作蟬至鄭注禮記本雖作蟬而仍引爾雅之寒蟬蟬楚詞最得確解詳楚詞王逸注亦云蟬蟬敬翼

蟬有別章蟬引楚詞最得確解詳楚詞王逸注亦云蟬蟬敬翼而伏藏爾雅蟬蟬注云俗呼胡蟬明非蛭

寒蟬蟬本一作蟬故又通作蟬乃借字

魏朗傳少爲縣吏

侯康曰御覽六百九十四引會稽典略朗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史願龍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

非臣服龜不敬敕卒撤去龜惠而不聽明右手鳴鼓左手撤妾以簡府君喜朗遂退龜以明代之明辭病不就案功曹佐書佐也續志諸曹掾史各有書佐據此則朗並嘗為郡吏矣

從博士卻仲信

官本卻作卻是

行至牛渚自殺

柳從辰曰一統志明墓在上虞縣北四十里

夏馥傳馥雖不交時宦

柳從辰曰袁紀馥安貧樂道而不求當世嘗奔喪經洛陽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

也馥曰東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案奔喪何事雖微夏馥豈合姑游太學與諸生周旋公卿追之尤為無識東漢士夫喜逐聲氣馴至賈禍良可嘆也

黨禁未解而卒

柳從辰曰高士傳後詔委放張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貨不歸是黨

禁已解馥仍不出濮陽潛故屢迎之也與本傳異

范滂傳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

錢大昭曰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觀汝南周勃辟太

尉清詔使荊州諱諤嗣此皆公府清詔也滂為光祿勳之清詔微異

遷光祿勳主事

錢大昭曰主事疑是掾屬百官志所無又載封及戴就俱曾為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為主事

戴就俱曾為光祿勳主事公沙穆以高第為主事

亦即此官

滂曰非其人寢而不召

侯康曰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謝承書資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召頌意零以告滂

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染汚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今日甯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侯康曰謝書並載朱零語云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為滂所廢永成惡人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注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集解惠棟曰案風

俗通顯字叔矩

觀風俗通載顯事顯詳末言郡舉至孝拜官為句章長無為龍舒侯相事故惠氏不取也龍舒

侯國屬廬江郡

尹勳傳勳參建大謀

柳從辰曰袁紀云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

蔡衍傳汝南項人也注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張儉傳家在防東注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今濟

甯州金鄉縣西南

陳翔傳奏事中官

案文奏當為奉之謂

孔昱傳孔昱字元世集解惠棟曰至但皇甫規傳及魯國先賢傳

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

案冢碑題名御史似御史乃其終官或翊棄官後又曾以御史

徵史失載耳關里記以為舉孝廉即拜御史此不盡可據翊錄寫通作翊翊與昱提蓋本一人而傳者或異也范書黨錮傳本多疏繆此尤不能必其無闕誤

范康傳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

案儉殺覽母惟見此傳及袁紀而儉本傳不載孔融

儉碑亦不敘有此事宦者傳且明著覽建甯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不云母為儉殺通鑑考異已辨之矣而惠氏於儉傳反謂儉實先殺覽母而後奏其罪惡故侯康極論其非謂儉雖風裁峻厲然覽位中常侍其母有罪自當請而誅之安得擅殺周壽昌亦同侯說今觀儉傳云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據宦者傳儉之劾覽本由覽喪母還家為母大起塋冢而發其劾覽之罪惡而必並及其母之罪惡者明其母亦不應得厚葬也若其母果為儉殺以覽之貴幸用事即以儉擅殺母誅帝儉已無所逃罪豈有還家置殺母之仇於不問反畏儉劾其葬母逾制而過絕其章表者乎意覽母本一狂蕩婦人所為多不法宗黨賓客皆仰其勢久已無敢過問儉驟加摧折母乃忿恚自殺當時遂直謂儉殺之耳覽雖欲報儉而無以為儉罪名因亦別假鉤黨以陷之史家不暇致詳沿當時之誤也

劉儒傳東郡陽平人也集解汪文臺曰至是叔林廣漢人而官東

郡

柳從辰曰劉儒果廣漢人何以華陽郡國志不載疑謝承書亦未可盡信也

賈彪傳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案此與世說載

陳寔事絕相類疑本彪事而世說誤記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

案元當作九形近而譌

何伯求傳辟司空府

柳從辰曰袁紀大將軍何進引天下奇士何顯等上同腹心今本傳不載

託病不就

案荀淑傳書卓長史何顯則似已就是官與此不合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爲此太原界休人也界休今汾州縣家世

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通曰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

取平均正直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太少事父母以孝聞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筭之役

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貧初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素

年二十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盧處約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云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案宗仲當卽

宋冲冲字子浚以有道徵辟司善談論美音制集解官本考說曰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音監本訛言今改

卽音聲儀制也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實望之曰為神仙焉集解惠棟曰商芸

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

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

松喬之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集解惠

傳云同郡朱子浚素服其名以為對曰吾夜觀乾象覽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遂並不應集解惠棟曰抱朴子

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

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

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岫願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類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

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末行遭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集解惠棟曰別傳云音聲如鐘褻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

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時人乃故折巾一角曰為林宗巾

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紵為之

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推之類貞不絕俗柳下惠之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

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擬人必

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集解通鑑胡注覈謂深探其實言刻覈也故宦官

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百千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建

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之詞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集解王補曰袁紀三君入雋之死郭太私為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與范傳以此語明年春卒于家集解惠棟曰郭有道為哭陳實異而通鑑從袁紀

乙亥卒謝承書亦云水經注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

會葬

謝承書曰秦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

來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

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

人其餘門人著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錫衰者于數 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武帝除天下碑惟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林宗碑詔獨留 泰之所名

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

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集解惠棟曰

任昉雜傳云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

右供給麗埽林宗許之別傳云林宗嘗之陳國文學見童子魏德

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麗埽林宗常不佳夜中令作

粥德公為進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不如意

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為粥三進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果曰不去或曰問太

集解惠棟曰案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別傳薛勤問也 當作汎俗本誤汎為汎

因轉誤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

為泛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波作版考證

日陂監本作波依宋本
改案黃憲傳波作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

太呂是名聞天下

集解錢大昕曰子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卽

者著之篇末

昭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

引慰之謂曰昔顏涿

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顏庚杜

預注曰黎亡。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

二 發英書六十八

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
命汝是邑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
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
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
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
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秦君以爲然也駟音子朗反集解惠棟曰案春秋梁甫齊地駟
駟但一日駟市僧也分見呂覽淮南子高注司馬貞云駟舊音租
朗反今音駟又注度市淮南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語
論
子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語
論
曰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爲對曰夫
慎勿患恨責躬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原後忽更懷
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
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已供

其母自草蔬與客同飯草蔬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集解王補曰袁

紀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餐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通鑑從之因勸

令學卒曰成德集解先謙曰容又見徐穉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地作也是客居

太原荷甑墮地集解惠棟曰說文云甑也胡注音工孕切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

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曰此異之集解惠棟曰林宗別傳云林宗賞其介決

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介決通鑑作分決爲王補曰因勸令

介決袁紀亦作分決謂分明立決也故通鑑從之非譌也因勸令

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集解惠棟曰別傳云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並以爲美談

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士即門卒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集解劉攽曰宮當作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巳卑第每

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集解惠棟曰猶難問也由是學中曰坐下爲貴

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憲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

林宗乃訓之義方懼曰禍敗果感悔叩頭謝罪遂改節自敕後曰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治

賈淑字子厚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子序

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

邑里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

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之郡上言乃得原

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

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

許其進也

互鄉鄉名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淑實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曰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

濟陰人也曰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

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曰展離

決之情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夏侯氏謂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曰此

廢於時

集解通鑑胡注當時清議爲何如哉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

集解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甄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仕爲豫州從事

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

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

細行爲時所毀讓曰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

集解惠棟曰澤卽王祖父見三國志注

林宗同郡晉陽縣

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曰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曰仕進

顯季道當曰經術通然違方政務亦不能至也

集解惠棟曰方別傳作才後果

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

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集解惠士奇曰孟子置郵傳命似非漢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

文臺曰御覽八百二十八謝承書云郭泰拔申屠子陵於漆工之中嘉許

偉康於屠酤之肆申屠子陵不見他書王補曰申屠蟠字子龍蓋

卽蟠也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

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

王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

並曰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弟子師韓文布李

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王季智名

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

典州郡者集解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曰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也

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帝謂堯也

惟帝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名姓特有主乎集解先謙曰官本

姓本或作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

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志曰都

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爲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襖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爲

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

服因引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也言因此

便與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

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黃考證曰黃本

允也王補云通鑑允以此廢於時接云初允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與漢中晉文經云云意宋時無訛黃爲王者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

猶不得見

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耶

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輒曰詢訪之隨所臧否曰爲與

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曰豪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達實特宜察

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

果爲輕薄子並曰罪廢棄融益曰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

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

冉韓卓孔伉等三人

仙音胄謝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

爲主簿孔伉爲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

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集解惠棟曰江微陳留志云卓敦厚純固

以善遇社則趨見生肉不食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

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云戚之中野俗本作葬不作弃也唯妻子可曰行

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

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融同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

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曰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與音預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

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為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少

俊名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

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治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集解惠棟曰蔣

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衰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璉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荅曰子昭誠自

長幼完潔然觀其搖尾樹類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云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鄉閭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

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顧採

之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音璆

求又巨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廣陵徐孟本來臨

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曹餐餐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云劭仕郡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

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已單車

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

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集解劉攽曰案文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命品藻爲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集解惠棟曰郭

頌世語云橋元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

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

訓子相並爲三公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相作相相字季闕桓

傳有少府許相爲袁紹所相曰能詔事宜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

殺未嘗爲三公所未詳也

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並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

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敎以馬磨自給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

座至於手足相及

時議曰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漢末俗弊朋黨分

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

始至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曰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

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

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

蘇字

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

寓寄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

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集解惠棟曰豫章記云許

虛受堂

八

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曰于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遐為招魂文魏志云劭子混清兄虔亦知名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傳云虔字子政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爲不如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黠奸發惡一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郡肅然年三十五卒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發發夕至明

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集解先謙曰詩小宛明發不寐猶達旦不寐禮祭義鄭注謂夜至旦也章懷用毛傳解未晰齊風發夕與旦符融鑒眞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夕義同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八按補

郭太傳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侯康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別傳林宗秀立高峙澹然淵淳

衰衣

博帶周遊郡國

侯康曰御覽一百九十五引別傳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

有道昨宿處也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周遷與服雜事官本注事

作字柳從辰曰與服雜事引見御覽六百八十七官本事作字非

及黨事起

案此黨事謂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事也

既而歎曰

至不知于誰之屋耳

集解王補曰至與范傳以此為哭

陳寶異

案陳寶即三君之二本無所謂異且劉淑死稍後八俊中王暢劉祐皆卒於家抑不與李膺等同死獄中林宗

將必待三君八俊畢死而後為此一嘆乎將聞有死者皆為此數語乎斯不可通矣况鈞黨禍發於建寧二年冬十月本紀及

諸傳無異辭林宗卒於是年春本傳及謝承書皆與蔡邕碑合八俊之死林宗所不及見尙何從為是言此袁紀之失通鑑誤

取之故不容不亟為之辨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

柳從辰曰案呂覽尊

師篇原作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司馬唐諫曰柳從辰曰注司馬唐今新序作司馬唐且

茅容字季偉案偉一作瑋侯康云風俗通有黃瓊門生茅季瑋即其人蓋林宗後勸令學遂從瓊游也

既而曰供其母官本供作共同

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柳從辰曰袁紀敏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

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令不言而退今日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

由是學中曰坐下爲貴官本坐下作下坐

叩頭謝罪官本罪作負

所在能治官本治作化未改同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

允目此廢於時官本時作世疑改回之誤

郝禮真等六十人柳從辰曰袁紀云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

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案陳登何伯求皆早負時名似非無聞夏馥又終身未嘗臨官不知袁紀何以云然且

何以悉在范書
所舉之外也

符融傳融一見嗟服因引介於李膺

柳從辰曰袁紀融見秦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情理行不

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今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伉等三人注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至即

曰免之

柳從辰曰袁紀卓有知人之鑒見郭泰謂融曰此子神氣冲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

許劭傳少俊名節

官本俊作峻侯康曰世說賞譽篇注引海內先賢傳曰劭山時淵淳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徵高

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案書克明俊德俊本通峻又俊大也少俊名節猶云少重名節亦不必作峻

並顯名於世注莫不賴劭顧採之榮

柳從辰曰注顧採魏志注引作顧歎

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

柳從辰曰魏志注引世說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劭從祖敬

侯康曰御覽四百七引謝承書敬字鴻卿與敬子訓訓同郡周伯靈為友伯靈早亡鴻卿育食其子

子相並為三公集解惠棟曰至未嘗為三公所未詳也

柳從辰曰靈紀

中平二年十月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輿人許訓之子四年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袁紀同又何進傳少府

許相袁紀作故司空許相惠云未詳抑太疏矣今案許相中平五年八月罷司徒未嘗復為司空以何進傳證之蓋即左轉少府耳至其為河南尹靈紀謂之偽由宦官偽以詔署之亦相詔事宦官之證袁紀不曰少府許相又不曰故司徒許相而曰故司空亦書法之失

又與從兄靖不睦注少與從弟劭並知名官本注並作俱時議曰

此少之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萬機論云許文休者大較廊

蓋善人也又法正傳注裴氏自為論云友干不穆失由子

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侯康曰御覽四百四十四引汝南先

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

跡則賞其心觀其顧步則知其道世說亦以為謝子微語